



自跋云詩文六十餘篇今其詩已矣別本末附冲天觀
 記題然館記清真道院碑記三篇當鈔補之牧心宋遺
 民元每人之名其寄意也去措手校并記癸卯夏日
 此都南濠家藏本也近鮑氏知不足齋琴行於三篇外
 又增昊天宮記洞天詩集序二篇并詩十三首為其叢
 書一種故不復鈔又記丁巳夏日

伯牙琴目錄

伯牙琴自叙

錢塘



見堯賦



君道

吏道

名說

寶說

戒學柳河東

越人遇狗

楚佞鬼

元無人傳

謝臯父傳

寓屋壁記

逆旅壁記

永慶院記

白... 遊... 琴... 信... 亦... 實... 所... 信...

記... 撫... 皇... 父... 軒... 具... 道... 院... 琴... 萬... 壘... 壘... 信...

民... 元... 琴... 軒... 具... 道... 院... 琴... 萬... 壘... 壘... 信...

此... 都... 南... 琴... 軒... 具... 道... 院... 琴... 萬... 壘... 壘... 信...

天... 增... 吳... 天... 洞... 天... 詩... 集... 信... 實... 信... 實... 信...

書... 一... 信... 實... 信... 實...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白... 平... 琴... 自... 錄... 貝... 素... 頤... 信... 實... 信... 實... 信...



友古齋記

集虛書院記

赤山齋記

雪竇游誌

代問道書

蠟屐集序

張叔夏詞集序

鑑湖修禊序

西湖修禊序

代祭和靖祠文

代祭胡葦航文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伯牙琴後序

伯牙琴目錄

伯牙琴自序

錫生

予集詩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
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不已
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絃絕以子期死耳余未嘗遇子
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

伯牙琴
余遠山
見克賦
觀四方
古有聖人
由己之飢
澤所浸
人在位
問之朝野
而朝野已
不知今也
寥々數千載

伯牙琴
余遠山
見克賦
觀四方
古有聖人
由己之飢
澤所浸
人在位
問之朝野
而朝野已
不知今也
寥々數千載



之下悠。我思先生見之若之何其先生不言浩然
長噫余請逆先生之志而為之辭昔者芒芴之間無
形之忽化而為有形也圓而在上者蕩乎手無涯方
而在下者廣乎手不可圍紛而處乎中者繇乎手淫
淫乎其相携而相持蓋終古而融結豈隨時而變移
瞻四方之無窮感吾生之有期既不得遊於康衢見
克服之微又不得廬於平陽見克風之遺撫河洛而
念禹功揖南風而思舜詩今吾仰而觀天見日月星
辰風雨霜露之晃曜沾滋則必憮然歎曰昔克之事

此天也蓋嘗欽若歷象而授人以時今雖不見其端
蔽冕以事上帝亦想見治汝羲和之心事兢祗不
則吾俯而觀地見山川草木羽毛鱗介之崔錯柴池
則必愴然傷曰昔克之治此地也蓋嘗平水土烈山
澤使百獸率鳳舞而鳳凰來儀今雖不見疏河滄濟
法汝排淮之神績亦想見十有二州之制度酌齊
齊又吾中而觀人見君臣父子典章文物之雍容委
蛇則必感然憂曰昔克之愛人也蓋嘗使契教人
倫有典樂之寵有典禮之夷今雖不復見垂衣裳之

化然寤寐思服若將見都俞吁咈之氣象堂々魏々
吾進吾簞豆而餐也則見其糲梁與藿藜吾正吾章
甫而出也則見其黃收而純衣吾倚吾華門圭竇而
以為安也則見其不雕之樸楠不折之素題在萬世
以如見豈蘭陵之我欺舜之見堯見於父子之間存
沒之遺君之見堯乃見於君民之隔絕今古之乖睽
為舜者慕為君者悲嗚呼堯々九原龍蛇居之衣冠
禮樂之封交鳥跡與獸蹄洪水之患豈至矣聖人不
復起已而已而嗚呼高々巢由言危行危揖讓之水

雖然恐汚牛腹若高論然離世異俗今君其庶幾
所得同者巢由之必所得同者巢由之時陶唐世
遠吾將誰嗚呼千萬世一詞之所推千萬人木氣之
所為死生不出於天地之間變化不過乎人物之學
反覆終始孰知端倪安知君不嘗見堯於黃屋清問
之上堯不復見君於耕田鑿井之卑雖然請妄言之
矣吾願君凜雪而精神寧極而天機而與四子者道
遙乎無何有放蕩乎遙恣睢御六氣之辯而道不窮
游四海之外而物不疵此君所耕之山即藐姑射之

陽所釣之澤即汾水之涓堯固將往見君矣君何以
見堯為我亦亦意也並此也
君道也
古之有天下者以為太不得已而後世以為樂此天
下所以難有也姓民之初固無樂乎為君不幸為天
所歸由不可得拒者天下有求於我無求於天下
也子不聞至德之世乎飯糲梁啜藜藿飲食未侈也
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堦三尺茹茨不剪宮
室未美也為禳室之飭為總章之聽故曰皇帝清問

下民其分未嚴也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
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夫然故天下樂戴而
不厭惟恐其一日釋位而莫之肯繼也不幸而天下
為秦壞古封建六合為一頭會箕歛竭天下之財以
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
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而君益孤喘然若匹夫
懷一金惧人之奪其後亦已危矣天生民而立之君
非為君也柰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故凡為
飲食之侈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舜也秦也為

分而嚴為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後世為君者
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為乃不過如秦何哉
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彼所
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
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
藏誨盜治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夫鄉師里者胥
雖賤役亦所以長人也然天下未有樂為者利不在
焉故也聖人不利天下亦若鄉師里胥然獨以位之
不得人是懼豈惧人奪其位哉夫惧人奪其位者甲

兵孤矢以待盜賊亂世之事也惡有聖人在位天下
之人戴之如父母而日以盜賊為憂以甲兵孤矢自
衛邪故曰欲為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為君欲為
秦莫若勿恠盜賊之爭天下嗜天下何常之有敗則
盜賊成則帝王若劉漢中李晉陽者亂世則治主治
世則亂民也有國有家不思所以拯之智鄙相籠強
弱相陵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

史道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

縣令其次為佐為吏為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古者軍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為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必擇才者才且賢者又不屑為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然恐不至也故為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惧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小大之利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為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无祿

養則亦並緣為食以代其畊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入於其間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与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患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奪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為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也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爾人貨殖棊而取之不亦盜賊

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其為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蛇虺均為民害邪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樂意者名說

善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施報之常也世有好名之士以其高天下者自負恐天下之人挾其所長有以軌已於是毀之為不足道為不足與吾並

以表見其高天下之人不堪其毀爭起而毀之其始也求得美名而終也反為天下之惡所歸是不得取名之道也是以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於人也過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已有之唯恐其不得聞而以為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覆護不忍其不得為君子故天下之人不堪其譽爭起而譽之其始也雖若自貶其終也乃為天下顯人是得取名之道也夫以口勝天下天下之口不猶衆乎或曰吾道高矣德尊矣豈天下所得而強毀者曰

在已有可譽之實人固不得而毀之然道誠高德誠
尊者決不至於善毀人而善毀人未有不為道德之
累也奚其高且尊或曰我誠善譽人不幸人之毀已
也惡聲至反之如何曰不然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
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衆人之譽矣叔孫武
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毀人臧倉沮孟子
孟子未嘗沮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為孔孟適所以重
毀者之惡歟或曰君子語默唯義而已何暇恤人之
是非必欲為阿世苟容者乎曰阿世苟容固君子所

不取如知語默之為義也則是非固有分矣夫善譽
人者於己為盛德於人為令名此之謂兩益善毀人
者於己為薄德於人為惡名此之謂兩損兩損兩益
之間其相去亦遠矣不可不察也

楚語與寶說

天下有至寶貴甚夜光重甚垂棘而未易識者一介
之士是已珠隱於蚌玉藏於璞与螺蛤瓦石未始不
類然剖之鑿之愚者知為珠与玉一介之士道德仁
義文章學問蘊諸其心胃非如蚌可剖璞可鑿也脫

使得天下高位則禮樂與教化成天地清寧神明降
格民物阜般舉天下至美願見不可得者坐而致之
其為至寶豈止如夜光垂棘一可玩而已哉柰何一
蚌一璞至微蘊諸大山至高滄海至深天下盡心力求之
蛟鱓虎兕有所不避故為玉珠者迄未嘗不得遇一
介之士與人類並居其求之甚易非有高深足以勞
其力異類足自棄非如藐然
無情之物委諸遐僻幽深而遂已天下既無求於其
方且鄙薄非笑不得與螺蛤瓦石均為有用何也夫

一事成敗一物完毀莫不有數行其間豈有天地大
運治亂廢興非是數所為者一士窮達常關係天地
之大運豈人力哉舉天下非蠢謬無知孰不能憂亂
思治哀廢興際及治亂興廢所多日與同處而卒莫
之識則是窮天下智慮卒無以自別於蠢謬無知亦
可哀已故嘗謂一介之士未嘗絕於天下天無日月
星辰空然氣耳地無山河草木莽然塊耳人無一士
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蠢然萬物耳日月星辰未嘗
一日不麗乎天山河草木未嘗一日不著乎地一士

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乃不得常為人類所宗何人
類不幸獨不得如天地之粲然有章炳然有文也要
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亦常味一日不與日月星辰
山河草木並立不悖特顯晦不同耳當天運之泰則
達為稷契皋陶伊傅周召及天運之否則窮為夷齊
孔顏長沮桀溺故雖窮而在下未嘗不隱然為扶植
人類地使一日無所扶植人之類絕滅矣天下之
士常陰被一士之澤而不自知也世之假士自名者
侈然曰我良治天下國家世亦徒以為士且惡知真

所謂士者與天地相為表裏豈易得一介之士足
以關係天地大運者世既不之識而號為士者又眇
然不足道則是通天下之惑有甚於瞽其何以救之
後之欲治天下國家者其亦以夜光垂棘之心而
求一介之士則天地大運不可得泰乎然亦曰有數

西平外傳二戒學柳河東

自巳外傳越人遇狗

越人道上遇狗下首搖尾人言曰我善獵與岩中
分越人喜引而俱歸食以梁肉待之禮以人狗得盛

禮日益倨獵得獸必盡啖乃已或嗤越人曰爾飲食
之得獸狗輒盡啖將奚以狗為越人悟因与分肉多
自与狗怒齧其首斷領足走而去之夫以家人養狗
而与狗爭食幾何不敗也

楚佞鬼有鬼降於楚曰天帝命我治若土余良威福
而人衆愕然共命唯謹祀之廟且薦血食跪而進
之將弊市井亡賴附鬼益衆以身若婢妾然不厭及
其妻妾若女鬼氣所入言語動作与鬼無不類乃益

倚氣勢驕齊民凡不附鬼者必譖使之禍齊民由是
重困天神聞而下之忿且笑曰若妖也而廟食于其
作威福不已為其疾寔碎其廟震亡賴以死楚禍遂
息彼以鬼氣勢可常倚我士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元無人傳

西湖之陽有畸士不詳姓氏自稱元無人其言曰昔
予祖父所出与少所學業具能識以難故遯迹山谷
間予心揣悞若得陽里華子疾今皆忘之有物在吾
上空然捫以手弗及或告予曰其名天有物在吾

下廣、然踐以足弗窮或告予曰其名地又有光景
之麗乎空、中者又有形象之突乎垺乎廣、前者
或不盡以名告又有物与吾並交、然憧、然往來
且不已以目計之不得其數或告予曰其名人自是
三物者入吾胷予明而闢目已紛芴錯委而与予
心闔予晦而闔目則四方上下不召而至不觸而應
而与予夢為接予急且病則有教予曰子之未生子
自安有雖有三物子安從知今子既生子形日与三
物居而使交於目接於夢病於其心猶噓鏡以氣源
水以泥則患得無罅屏并之痛豈有月哉得月而翫
之月生其角欲復為完角不可得已今與三物既生
子胷腑安得復為完心曷不及予未生明不得而見
晦不得而夢子之初心空然如太虛孰能病焉予病
愈行歌而去曰元无入風為馬兮寔為輪上天下地
三千春俯視萬物如游塵一聚之蟻胡不仁鼠肝蟲
臂爭紛紜折股裂喙墮其身天機日淺嗜欲深儵然
長嘯登層雲交友混沌楫大釣百千萬世名无聞名
無聞元无入

下廣、然踐以足弗窮或告予曰其名地又有光景
之麗乎空、中者又有形象之突乎垺乎廣、前者
或不盡以名告又有物与吾並交、然憧、然往来
且不已以目計之不得其數或告予曰其名人自是
三物者入吾胃腑予明而闢目已紛芴錯委而与予
心闢予晦而闔目則四方上下不召而至不觸而應
而与予夢為接予急且病則有教予曰子之未生子
自安有雖有三物子安從知今子既生子形日与三
物居而使交於目接於夢病於其心猶噓鏡以氣源

謝氏端發集末州卓又係取而互極其才兵同攝論行左

四某氏謝本行劉氏十二行字也已謝本與正子十八行於此謝本行于斯三行贊積謝本行樹閣贊

望歸初本行貞望謀之謝本與之子女末謝本鈔塘鄭牧著五子

光緒乙未六月初四日少思苑台福并記
此思義行年前手校者也發注查此此又未失亦屬尋常
然出妻若且病在暗此冊不集今昔之成甲亥二月

晦不得而夢子之初心空然如太虛孰能病焉予病
愈行歌而去曰元元人風為馬兮寔為輪上天下地
三千春俯視萬物如游塵一聚之蟻胡不仁鼠肝蟲
臂爭紛紜折股裂喙墮其身天機日淺嗜欲深儵然
長嘯登層雲交友混沌揖大鈞百千萬世名无聞名
無聞元元人

謝阜父傳

謝君名翱字阜父延平人蚤事國科舉季有志當世
中遭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与竭力生
產僅自給屬絲役繁與不堪迫辱日益憤懣成疾以
子粗達時務委而出游過嚴陵故旧館焉因要某氏
其地与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間積十四五年指受館
下生粲然進於文季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
若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
前代故實著家史補唐時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

世隱逸數篇歲甲午与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為方
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
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
夜論辯互相詆及見牧所為文乃起謝曰君不肯區
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為言杭大
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旬日別去逮
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塘江上問所從遊皆前所聞者
其篤信好學也已未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篤望牧
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芊生藥草肥

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於此故同姓善之新与君
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為著哀辭東西州故人聞生不
遠數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表去先是君買地釣臺
下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間居
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積不平之氣壹宣于文讀之
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婦煢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
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
藁藁以傳後者志且不沒收婦悲惋不已誄之曰上
世之士以文取顯耀而君窮於文痛哉舉父痛哉舉

父
寓屋壁記
杭往建國湖絕境並湖而家數千率貴臣邸第毀民
舍入者十九惟佛寺僅存易世已未歌臺舞榭日就
頽圯僅存者或闕而廣良有天数壬午秋余卜教椽
葛嶺下面湖背山景象清美是屋介兩寺間故往不
為強有力者所并隣第近毀故今得湖山最多俯仰
三十年非偶然者客問曰西湖一勺水閱具廢多矣
尚之闢豪競奢而今安在吾始也未生本無父母兄

弟妻子而今也良有目益美色耳益声音身益寧居
忽百年後墳墓生荆棘廬舍為瓦礫前日搖精神
逐稽耆翁安知至此君知其說乎畫冊日數百登酒
肉載歌舞朝出水許夕去城闕去則不知所之君據
梧而觀亦有悟悟乎余亟取離騷案上鼓唇歌之謝客
日子往矣母落吾事事未滿其壽日也
林野數園逆旅壁記
已亥季秋余以貧故館逆旅棧廣不二丈深不八九
椽床榻几案外无餘地瓶無粟衣嚙履穿漫不省日

得尊酒醉吟而已或者問曰丈夫生不願仕猶當置
田數千頃築五畝之宮為野孫朝地子居逆旅之舍
若將女為何也余笑應曰子愚乎知予哉余家世相
傳不過書一束雖不敢謂盡古人能解然游公卿莫
不倒屣行鄉里莫敢不下車伯伯以為富貴不足致方
欲南道三湘八桂行薄海乘桴畧博桑登魯泰山登
古封識讀馬冀北西游入秦過昧谷觀日之所入十
年然後歸使營一丘一壑老焉今既不得如意且卧
琴掛劍歌詩縱酒暫為斯棲遇使數百年後父老過

刻本注法下疑
有瀾文

其下者思而稱之何必為子孫計門地之莫大大於
劉漢中李晉陽矣傳世不數十子孫已无置錐子謂
求田問舍為足以遺子孫耶曰唯余又曰六骸耳目
非吾有也自天地委形而不得与之遺及大化之往
如土委地向之益高名厚利強有力者而今安在子
謂足以久居乎哉是亦逆旅也曰唯余又曰天地者
萬物所同有也自古及今几何百千歲其閱萬物亦
多矣計萬物之在天地間隨世隨化乃如劍首一味
子謂足以久居乎哉是亦逆旅也曰唯然則逆旅之

舍獨不可以久焉乎哉因識諸壁

永慶院記

歲丙戌夏余游杭永慶院主僧勤肅余請云某平日
勤瘁不以營吾私罄所儲得史氏故宅闢茲道場所
以酬四恩潤三有非徒游居寢飯而已將丐識當世
大子筆必子母讓為識之曰由杭北郭外驛道行七
八里西折走羊角埂達草營巷是為院凡屋百二十
有七楹地三十畝有奇相旧制或因或革經始甲申
良月越歲有八月成嘻史故世居也及其殷時樹蔭

戰寘車蓋起，在門我，在庭燕婉，綽約在閨闈。臺榭之上，疲於声伎，庖厨之下，飲於珍羞，物無常主，忍其易人，還面而思，夢邪覺邪？於是殿其陽以奉佛堂，其奧以演法，貝葉晨唱，木魚晝鳴，左香積，右雲會，文室巋然，壓其後，境界變遷，榮華消歇，蒿目而覲之，覺和夢邪？然則廬一也可，宅可，寺，顧其主人一也可，凡可聖，唯圓其心，又非夢覺所及，而說偈言一切境界如幻如夢了無一法何有變動妄有諸見為境所移日改日化匪察匪迷如空中花維目之眩

空水本無花感我真見今也伽藍昔公相居當其泰奢清淨如維共如不成不壞是為真實萬古恒在不住名客住名主人盡未來際轉大陶論輪

友古齋記

錢君德平吳越國王後也性嗜讀書扁友古其齋請

余記余聞所謂友者其志同其道合也愈已不得以

言友不愈若不足以為友使抱閨擊柝友列國之君

蓬戶桑樞及千金之子人必惑之古人遠矣辭色弗

相接出處弗相及声名事業又弗得同日語君今人

乃奮乎千有世下強与為友豈果前所云者君曰吾
取友斯世也多固不敢以人為不已若又幸愈于已
者退然友之幼而入學以至於居鄉以至於往來東
西槩乎有所益矣安得遺所見而追所聞哉顧孟氏
子以為友天下善士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者竊有慕
焉故吾讀古人詩則李杜之羈窮韋柳之放達李陵
蘇武之慷慨激烈如支願搥膝在我左右以為未也
則讀古人文章又如与漢太史公唐韓柳宋歐蘇王
黃輩終日辯論而弗已則猶曰為未也正冠肅社取

聖經賢傳讀之於是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孟之大
聖大賢与吾神交意接於唐虞三代之上於是悲焉
喜焉手舞足蹈而不知焉是之謂友古然手否手余
自有一於此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笑之以為古人
糟粕蓋書所載者古人之粗所不可載者古人之精
粗為言精為心也今誠有志於古乃嗜其粗而忽其
精泥其書而不得其心所謂友而不心面交爾敢以
為君規君矍然起謝曰可矣遂識其語

餘杭孟君字集虛築室苕溪上為讀書地以其字扁
之予聞老氏云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車之用知虛
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
雲集室居之虛也人集為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
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為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為道所
集乎然心之為物可虛可窒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向為
所謂集皆可得見而不可知故虛者每為異物所
窒恍兮惚兮者將弗集矣一心無樊攻焉者眾喜怒
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寇其外故斯須之集有不可
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亡子也吾孟君不然君
儒者而寄迹道家者流為詩文咸有法度煉玄養素
九鎖山中居者三年既乃為世故役弗遂其志戚
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成而藏焉且与方外奇
士游居講習于其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君無志於
道則已苟有志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
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
虛焉者實矣聖人之道遂為絕學可嘆也願君悉棄
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即方寸之地朝而闢焉暮

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君益矣顏子始
好學終生忘唯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

亦山齋記

余聞方外士云靜與喧境也所以知靜與喧者心也
境無趣舍未嘗以靜為是以喧為非亦未嘗以靜為
非以喧為是惟心有趣舍是非生焉於是崇殖貨利
馳騖嗜欲之人必舍靜趣喧而之市多飲冰食糜怡
神養性之士必舍喧趣靜而隱山矣二者莫不自以
為是而更相非也知道者則曰趣喧之市非矣趣靜

隱山亦豈得為是哉心居魏闕而身在岩穴嬰情好
爵而假容江臯山果靜乎屠羊楚國者不願三旌買
卜成都者無求苟得市果喧乎昧者由境不由心達
者由心不由境心苟喧也雖山而亦市心苟靜也雖
市而亦山予識之久矣會四明舒君來杭為予言某
性嗜山而家平讓壤無攀躋之快臨眺之適病之間嘗
羅敷石庭下寫數峯壁上盤桓其間久與相忘忽若
千岩萬壑自獻左右則欣然笑曰是亦山也故以亦
山名齋子謂何如予曰未也舉前說告之君起謝曰

得之矣將歸識諸壁

雪竇游誌

歲癸巳春暮余游甬東聞雪竇游勝最諸山往觀焉
廿四日由石湖登舟二十五里下北堰達江行
九折達江口轉之西大橋橫絕溪上覆以棟宇自橋
下入溪行九折達泉口凡舟楫往還視潮上下頃刻
數十里非其時用人力牽挽則勞而緩焉初大溪薄
山轉岩壑深窈有曰仙人岩巨石臨水若坐垂踵者
有曰金雞洞相傳鑿石破山有金雞鳴飛去不知何

年也水益溢曳舟不得進陸行六七里止葉師寺
員紫芝小僧多讀書不類城府越信宿遂緣小溪益
出山左涉溪冰四山回環遙望白蛇蜿蜒下赴大壑
蓋澗水爾桑畦麥隴高下聯絡田家隱翳竹樹樵童
牧豎相徵逐真行畫圖中欲問地所歷名則輿夫朴
野不深解吳語或疆然諾或不應所問率十問僅得
二三次度大溪架木為梁首尾相蓋廣三尺餘脩且
二百跬獨野人往返捷甚次溪口市凡大宅多廢者
間有誦声出廊廡久聽不知何書殆所謂兔園冊邪

漸^上陟林麓路益峻則睨松林在足下花粉逆風起
為黃塵留衣襟不去他香無是清也越二嶺首有亭
當道髹書雪竇山字山勢奧處仰見天宇其狹若在
陷井忽出林際則廓然開朗一瞬百里次亭曰隱秀
翳萬杉間溪聲繞亭址出山去次亭曰寒華多番題
不暇讀相對數步為漱玉亭覆泉竇雖小可汲飲之
甘次大亭直路所入路折為兩先朝御書應夢名山
其上刻石其下蓋昭陵夢遊絕境詔圖天下名山以
進茲山是也左折松逕_上達雪竇自右折入中道因

橋為亭曰錦鏡亭之下為圓池徑餘十丈植海棠環
之花時影注水溪爛然疑乎錦故名度亭支徑亦達
寺兩繚曲主僧少野有詩声具觴豆勞客相与道錢
唐故旧止余宿余度詰旦_且雨不果畱出寺右偏登
千丈岩流瀑自錦鏡出瀉落絕壁下潭中深不可計
臨崖端引手援樹下頷率_目眩心悸初若大練觸崖
石噴薄如急雪飛下故其上為飛雪亭憩亭上時覺
霏醉清談玄辯觸喉吻動欲登無足与云者坐念平
生友悵然久之寺前秧田_巖衍山林所環不異平地

然側出見在下村落相去已數百丈仰見在上峯巒
高復稱其妙高臺危石突岩畔俯視山址環湊不
見來路周覽諸山或紺或蒼覆蓋者委_并者蛟而躍
獸而踞者不可殫狀遠者晴嵐上浮若處子光艷溢
出眉宇未必有意自然動人凡_陟登勝觀_華鳥上人
云又有為小雪竇為板錫寺為四明洞天余亦具盡
不暇登陟矣

代問道書

其生無它嗜好以富貴利達之事為甚可羞大不獲

已浮遊塵俗然胸中耿耿者未嘗不欲騎鯨跨黃
鶴與赤松青琴輩相與恣睢遙蕩於無何有之鄉也
俗士不足以語大方如榆枋間斥鷃望九萬里扶搖
之翼局_然笑之惡知天運無積天年易邁鼠肝蟲
臂變化於塵埃糞壤中終為造物所囿至於生而不
著死而不亡曠有千萬歲而靈然獨存者唯我爾是
以糠粃天地芻豢人物與夫群動並作並止曾無有
介然之累是以_以溷吾曾次者若足_以為天下達
人矣雖然至道杳冥深不可測纖芥弗審悔吝及之

某自夤緣門下聽教誨之餘其心洒然以澄其神謬
然以清其耳目皦然以明達反環堵之室從容尸居
真知八荒之細如一芥而吾精神四達並流上際於
至陽之門下及於至陰之原也今三氏之書雖已貫
穿雖已昭契而獨於天地之教所不行鬼神之靈所
不知日月星辰之運所不能為尚未有釋然者是以
不憚稽顙投地皈命于下執伏望惻然垂憫施一七
之劑釋病起疾使聞所未聞不勝厚幸如尚隱秘天
机遷延歲月某恐今日之逝來日沒不止忽忽百年

後委身墟墓荆棘莽然狐兔穴其中樵人牧豎指而
笑之曰公等以仙人自居如何至坎手將必為師門
羞

蠟屐集序

蠟屐非屐非鳥不足以忘足而阮孚愛之詩登乎情

性與蠟屐不類周公謹以名其集豈以阮孚所以忘

足者而忘心於詩物無美惡溺於所愛皆不得為情性

之正安得與詩同日語然與為阮孚猶愈於祖畏人

况不為阮孚者乎

張叔夏詞集序

古所謂歌者詩三百止爾唐宋間始為長短句法非古意古然數百年來工者幾人美成白石逮今鱗炙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近俚騷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以張春水目之蓋其父寄閒先生善詞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中間落、不偶北上燕南番宿海上憔悴見顏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孫公子醞藉身外窮達誠不足動其心餒其氣與歲庚

子相遇東吳示予詞若干首使為序云

鑑湖修禊序

歲丙申三月三日陳用賓劉邦瑞胡汲古與予舉脩禊故事會于鏡湖一曲田所謂鴻禧觀今易為寺遙望蘭亭招逸少酌之祝辭云某歲月日敢告晉右將軍王公惟公書法造化胷臆千歲之上不能登其端千歲之下不得方其武彼高才與遠識夫故不待待悉歎某等薄遊會稽俛仰今古俯山川其永慨傷歲月之不與蘊藻潢汙用告時序臨風有懷隕涕如雨

禮竟主僧持酒出觴客亦返觴焉問姓名不告以
出循柳陰漫飲春波橋上歡甚有浩歌者有瞪目視
太虛者有連舉大白不置者浮船自禹廟返出橋下
仰見咸驚以為異人間有起沒坐喧笑亦不暇恤或
感慨言曰樂哉茲遊豈減永和時乎去蘭亭不一
舍而近風景猶昔之風景山川猶昔之山川井邑城
郭雖時有變更亦豈大異向日之井邑城郭邪天運
無情忽其千年晉人風流醞藉庸可復見方其雷連
觴詠俯仰具懷已知今日有感於其言者矣後之視

今政為我輩登詎知千年後復有高曠如我輩者奉
酒相酌其人謂誰哉其言謂何哉於是相顧歎息余解之曰不然
千萬世一日之積也千萬人一氣之分也死之生
於天地間如閱傳舍來者不得不住者不得而來
憧憧而未已也又安知晉人不復為我輩我輩不嘗
為晉人也哉而以死生為大者前以蓋未悟尔於是
四人相顧而笑相携扶而下分流觴曲水韻賦詩每

中餘餘不盡同語入其舟歸賦上就不知始始
今春春時西湖脩禊序

今年春^子東遊上越三月三日越人士有事蘭亭右
軍祠余謝不往適同館人泛舟鏡湖上強与俱飲醉
分韻既為序之越數日有自杭歸為予言祖禹領東
西州客十有四人脩禊事西湖以子不及与快而
已余笑曰杭越相去僅百里其在太虛中不翅同處
一毫端我醉此若醉彼何与不与有邪又越月歸杭
祖禹出所賦詩亦俾余序余追思醉越時坐念西州
故人其樂其悲弗得知也西州故人念我獨得知其
樂其悲乎哉別未久也道未遠也其不相知若是則

夫方生而知死足悲既死而知生足樂豈通論耶一
死一生瞬息間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晉人去我千歲
矣不知我決矣我去晉人亦千歲矣不知晉人審矣
今日風流醞藉与永和數子同乎否乎以地觀之越
不知杭不知越以人觀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
世觀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則君与我握手而笑生
之類也分袂而往死之類也古人所以嘆別離之難
乎天運易流人生有終會面之不可常也詩云詩云
傳云乎哉又惡知杭越所不能限死生所不能化古

今所不能及則無伺於詩者

代祭和靖祠文

嗚呼咸平迄今二百餘年夫豈無人享榮顯於其間

泯焉弗宣而先生声名與孤山俱傳問寒梅之幾花

儼清風其在前十士以智力取勝者然乎豈然往誦先

生之詩寢食殆捐倚而和之未幾絕編是猶折楊皇

鬱之僅入里耳自擬於咸池釣天今也使奉祀祠下

我心慙焉三拜薦敬秋菊寒泉懷哉懷哉何以作先

生於九泉原

代祭胡蒂航文

嗚呼晴晝花香露晨草翠夫子道意猛雷厲空怒雨

擊地夫子文勢黃河東注華岳西峙夫子浩然之氣

嗚呼以夫子之才之美胡不為霖雨用棟梁器庇天

下澤後世而今也遽止於此嗚呼累辭不就高尚其

志常調待次恥焉委吏僑居京師猶逆旅之舍耳夫

子有子夫子有女豈清白遺之而已謂宜窮愁羈旅

之國介必置於胷次而乃賓客不廢於觴咏師弟所

論者經義使坐春風立夜雪者恍然皆有所詣今河

之廣矣一葦航之舟楫失墜諸生又將安所倚嗚呼
遙望紫帽去國幾千里生既无四壁可歸無一廛可
耕悠悠丹旆之言旄也夫子之精神其往其止雖然
人生所可貴者豈六骸耳目之所則夫子與諸生諸
生之與夫子雖死生千歲萬化天地千萬變豈失其
所以交際故諸生知夫子之未嘗生未嘗死不過人
哭亦哭人際祭亦祭也

維諸賢茲土之達人也或尚以德或崇以言夫既為

百世之師盍通祀乎歷年佳哉吾杭鬱二茅一納以
曼原層城繚以崇山徑川茲秀氣之所鍾故其人倣
偉而靜轉昔宋之南有尹氏表介湖塘而建祠立石

史而磨鐫自箕山之高風迄橫浦之鴻先三十九人
有婦人焉後附祠以為方士之居使之潔案盛而奉
豆籩豈不能厚美風化作新觀瞻使後來其永思彼
何恃而得傳夫何歲月不居谷陵變遷屋委蔓草碑
沈斷烟誰樵童牧豎遇者莫不歎息何有責有守者
素餐良而不厭其奉檄來居心酸涕連闕西偏以為堂

安明靈而告虔幸當路之景行不謂余以不然噫何
地無材何代無賢况東南之鉅邦且接踵而摩肩自
陶唐以來三千六百餘年之間所紀止若其使生抱
痛而死啣冤噫遠莫遠於仲尼畧莫畧於馬遷豈无
浮游大方老死丘園偶信史之失稽遂湮沒而不宣
有神有靈洋洋在天當鞭雲駕風相顧一笑勿以姓
名之不及紀而遐嗟獨騫撫大塊而永歎安得盡南
山之竹而為編况我輩從容浮沈與時周旋既無高
節茂行曠齒角見幾何不與草木同腐而遺恨於九

泉三酌以告孰知余心之拳？

伯牙琴後序

右余集詩文六十餘篇平日所作不止是然於是見
大凡矣有若禮法士嚴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閒
曠者有若健將忠壯激烈者有若仙人綽約靖深者
有若神人變化不可測者余自知如此未知或者知我
何如也噫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

何如
三十
年
心
有
謝
千
雲

肯
若
轉
入
變
出
不
下
限
香
余
自
味
味
未
味
味
味
味
味

翻
香
肯
若
轉
入
變
出
不
下
限
香
余
自
味
味
未
味
味
味
味
味

大
山
是
肯
若
轉
入
變
出
不
下
限
香
余
自
味
味
未
味
味
味
味
味

亦
余
集
結
六
十
翰
富
平
日
前
許
不
出
且
然

外
平
琴
對
身



